花潮

老街中的红军井

田禾

随着作家采风团进入云南扎西老街，我感受到了生命实实在在的时间性与存在感，灵魂也不断地充实起来。

这里是云南威信县扎西老街的黄昏，天已经慢慢地黑下来了，一条老街的延伸，漫过扎西民族那古老的传说，神秘的天灯和星光，夜色中的灵人的起舞，火把挥动的旋律，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，我看见了扎西老街显现在时尚的红军的红里，那是映山红的红，红军帽五角星的红，红色党旗的红……这样慢的时空节奏，扎西老街的韵味、色彩和形态，渐渐地浮现在另一种历史时空中，一种巨大的鲜活的时尚感和流行感，仿佛英雄群雕立体起伏，交相辉映着的红军红，融入穿斗式的木结构古建筑，那些流畅的线条、天际线、漏斗光、曲高与和寡，阴阳夜色里对称的黑白，红紫黄蓝，街道被马帮和传说洗白磨光的石板，两旁的店铺都星星般亮起了华灯，那些慢下来的光芒升腾和闪烁，弥漫过雕梁画栋，在人间灯火的映衬下，那些丰富的雕刻纹饰，更显得精致、柔美、典雅、工整、祥和。此时，我游走的灵魂，融入扎西老街的静谧、神秘、曼妙，在红军红的氛围里，整座老街显得格外庄穆和辉煌，宛如一座圣殿。

我走进了扎西小镇的时光深处，放眼望去，一块刻有“扎西老街”的石牌浮现于眼前，穿过石牌，扎西老街的历史尘封烙印，时隐时现，街道蜿蜒起伏，如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，一块块平整的石板，如洁白的浪花欢唱，层叠分明的石梯，流光溢彩。古朴的青石板路延伸着，将我引入悠远的历史长空。

今夜星光灿烂，北斗星指向我的心灵，仰望和俯视，虔诚与敬畏，扎西老街的历史遗存、民族风情、人文典故、市井气息，理想的信念，腾空而起，合而为一，与走进新时代、奋进新征程的“红军红”，融为此时新的长征。我追寻着这激情，享受着这理想，礼赞着这希望，努力地去接近这红军精神的内在秘密。我独自沉思和行吟，深入扎西老街红色的记忆深处，追溯那个烽火连天、狼烟四起的旧中国，那个叫作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”的亘古传奇。

1935年2月，中央红军分兵6路进入云南威信。红军在行进中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9日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、大河滩庄子上、扎西镇江西会馆三地点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、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这三个会议统称为“扎西会议”。这可不是一般的日常例会，而是见证了一代伟人毛泽东革命思想神奇而智慧的民族力量的会议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一个历史节点。如果没有红军扎西会议这个历史节点，中国工农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。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补充和延续，中央常委进行了明确分工，洛甫正式取代博古在中央负总责，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，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行使军事指挥权。从此红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，扎西老街见证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红军的危急关头，确立了回师东进、二渡赤水、重占遵义的战略决策，开启了四渡赤水的红军传奇，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近百年过去了，我来到了扎西老街，当年，由一群“泥腿子革命”的共产主义战士走过的青石板路，令人虔敬。今天，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这变化亦延伸到这眼前的扎西小城。自从有红军来过后，扎西小城成为中国百年小镇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特别是近年来，为增强生态文明意识，丰富红军长征美学，树立民族自信，坚定践行红军理想，促进边城的经济文化繁荣，建设文明美丽乡村，扎西老街经过新一轮的科学规划改造和人文布局，加大投入了“红军红”时代的内容，注入新的活力和精神元素，让原有保留了的四街（上街又叫红军街、巷子街、龙井街、老街）和九巷（朱家巷子、晒坝），形成了扎西老街红军街核心的价值衍生。在这里，人们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缓缓前行，不断探寻红军走过的足迹，在长征路上留下的难忘故事，接受红色文化和红军精神的洗礼。

走进龙井街，有一口水井叫龙井，我们一行30多人在这里驻留了半天，仿佛又要发现什么，古井的意象，生命的泉源，古老的井深，水质的透亮清澈，深深的历史性、故事性、诗意性，从井口溢出。这是一口老井，古色古香，与我在很多古村落见过的水井差不多。我想，在那更远的年代，扎西的祖先们是如何开掘出这口井的？这使我充满了好奇。因为哪里有故乡，哪里就会有口老井。

那年红军到达扎西老街时，就是饮的这口老井的水，提着井里的水煮饭、蒸薯、洗衣。清甜可口的井水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居住在这里的扎西人，也滋养了红军。这里水井有更深的内涵，蕴含着百年华夏民族新生命的诞生。老水井由老式青砖和石块砌成，水井的井台要比街道高一尺多，井沿和井口比井台更高，水已经漫过了井口的平面，顺着井沿向外流淌。

老水井的水来自地底一股汩汩喷涌的泉水，这股泉水，虽然没有山间溪流欢畅的跃动，而且有更多的高楼大厦耸立在它的周围，包围着它，困扰着它，可泉水的喷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井水也从来没有干涸过，它缓缓地流淌，默默地释放着自己的活力与能量。来自千年扎西地底的这股泉水，虽然没有山间树木和山岩的保护，但它有不可磨灭的意志，有不让它消沉的灵魂，所以黑黢黢的泥土压不住它，相反更激发了它强烈喷发的生命力。从蓄势待发到喷发流动，从秋天到冬天，从冬天到春天，从春天到夏天，默默奉送给人们清凉与甘甜，低调而谦卑地滋养着人们的生活。

当我缓步走近老水井，看到井口旁边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个字：龙井。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叫起来：“龙井！”但很快又都屏住了呼吸。在寂静中，我听见漫溢出井口的流水沿着井沿向下流淌的声音，那是大自然之母流出的乳汁，响着生命之籁。千年扎西老街深处啊，这口龙井水，那么清澈，那么纯净，那么透明，清澈得人们不敢上前去打扰它，纯净得人们不敢去喝上一口，透明得人们怕去打破这面照透人心的镜子。过了半天，我突然一下回过神来，第一个纵身跳上了井台，对大家说：“这么好的水，来了不喝一口，会终身遗憾！”于是用双手捧着甘冽清甜的井水，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大家一窝蜂似地跳上了井台，同时饮了起来。当大家走下井台，还沉浸在井水的甜蜜中，重庆诗人王顺彬激动地说：“这扎西老街的井，红军喝过，这井应该叫‘红军井’！”我认为说得对，这井就应该叫“红军井”。

在诗人的心中，扎西的龙井更像“红军红”的灵魂心泉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一路走一路打听着在“红军井”发生的故事，我自己也想象着发生在“红军井”的故事。当时部队的炊事班怕打扰百姓，在扎西街道的偏角处架起大锅烧水、煮饭，战士们不停地到井里挑水，差不多要把一口大水井挑干了，部队首长知道了，赶忙对挑水的战士们说：“这井里的水不能再挑了，我们把水井挑干了，老百姓就没有水吃了。我们到外面找水去，去赤水河里挑水，把井水留给当地的老百姓。”于是战士们只在晚上夜深人静时，老百姓都睡了，才去井里挑水。到早晨涨起来的井水，都留给了老百姓，白天战士们就去远处的赤水河里挑水。战士们看见身体残疾的老人、生病的老人，就主动去帮助他们挑水，打扫院子，房子漏雨就帮他们检修。战士们所做的一切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

一滴水，一分情，于是扎西人对这支军队更是敬佩和爱戴，对中国革命的成功，更有百倍的信心。“红军井”从此打上了红色标签，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一口红井。那些从水井的井口漫溢出来流出去的水，最后都流进了赤水河中。四渡赤水，是中国革命的神来之笔，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“得意之笔”，是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挫折之后走向最终胜利的起点。由“红军井”到赤水河，诗人的激情想象再次飞升，神性的寓言，直抵大江大海的汇涌，长征精神生发的这一条革命的河流，红色的河流，带着真理、带着革命的理想信念、带着中国革命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，永远奔腾不息的河流，也流淌着无数烈士的鲜血的河流。

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”，一生挚爱着水的毛泽东，正是从治水的大智慧中，将中国革命带向了成功的彼岸。饮水思源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红军一路走来，中国革命一路走来，不知被多少这样的一泓清泉，一汪井水，一条河流滋养着，赤水河的波澜壮阔、博大胸怀，都来自这默默奉献的泉水和涓涓细流。现在依然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波动着，流淌着，沁入我们的心底，滋润我们的生命，荡涤我们的心灵，才使我们的灵魂永不干涸，才使我们的理想信念永不干涸，永远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，化作我们的血液流淌。

在扎西

田湘

深山里长出来的思想
陡峭，深邃，尖锐
天是悬在头顶的海洋
云朵是温柔的波涛
云说，此地甚好
清泉也甚好

有一群人被赤水河带来
有一群人被赤水河带走
这也甚好

星星在黑夜里闪烁
又消失在风中
死去的人化成了碑石
碑石变成了马群
一个消息在风中传递

而此刻，云在天上飘
这是碧蓝天空的一朵白云
一枚火球从大山里跃出

哦，是时候了
扎西的峰峦上传来『嘀嗒』的马蹄声
我策马扬鞭，用闪电的声音
告诉你我看到的黎明

扎西，一个红色词语（散文诗）

王顺彬

一滴水，可以照清月亮的眼睛；一滴血，可以映出太阳的脸颊；一个红色词语，可以照亮中国的天空。扎西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红色词语。红是中国最美的颜色，是中国政权的颜色，是中国热爱的颜色。它象征着无私无畏、大胆勇猛的赤诚、正义、表达和追寻；它来自太阳、热血、鲜花和火焰；它感染着群山、江海、林木和人群。红因此庄严、神圣、伟大，红因此焕发出动力、原则和目标。红如同汹涌澎湃的激情，唯有红，才是江山的骨髓，才是世代相传的保证。红给了我们启示，红让我们敬畏。

一

扎西，一个红色词语。读着、念着、喊着，都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，信念陡增，仰望抬高，长征中的红军，继遵义会议后集结在扎西，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；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；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三个会议统称为“扎西会议”。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，特别是军事领导，决定回师东进，二渡赤水，重占遵义，扭转了整个战局的被动局面。这次随“中国著名作家看云南采风团”进入扎西，进入到扎西这个红色词语里，自己就是传承红色基因的一滴血液，融进了红军长征这条血管里，与那段特殊岁月一起涌动，仿佛触摸到了红军生命垂危时那微弱的脉动，那澎湃的涛声。数条江河的死结被赤水河这条线解开；罩在征程上空的阴霾被乌蒙山峡谷里升起的亮光驱散。中国革命在扎西这个红色词语里走向胜利的新阶段。于是，步步铿锵，曙光在前。

二

扎西，一个红色词语。我珍惜这里的每块岩石，每泓清泉，每棵劲松；这里每片风的怒吼，每一只鹰的呼啸，每一道闪电的翅膀，都曾拍动过红色风云。就连这里的细小蚂蚁，也显红色，在阳光下，搬动着巨大的真理。

三

扎西，这个红色词语，熔炼出了扎西品质，铸造出了扎西人格。让扎西品质和扎西人格融入到长征，使长征精神与红岩精神、井冈山精神、延安精神一道，把旧中国改造成了新中国。一切都在开花结果。

四

扎西，这个红色词语，如今多么的美啊！水绿到门前，松青到山巅，白鹭斜斜地飞，风光无限。扎西，这个红色词语，如今多么的静啊！山居的人，像桃花坐在枝条上，抱着自己的露珠做梦；“扎西红色广场”上跳舞的人，身段比蝴蝶的呼吸还软；乌蒙山的鸟鸣，像清泉把“乌蒙磅礴走泥丸”的诗句，反复擦洗、擦亮、擦响。

五

扎西，这个红色词语，从此更宽更大。宽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激情快要盛不下了；大到14亿人如同14亿颗星辰，将天空和心空挤得格外灿烂。从此，扎西这个红色词语，更红更烫。红得所有的山谷里坐满了意志和钢铁；烫得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，都迫不及待地抱着太阳追赶太阳。从此，扎西这个红色词语，站得更高更稳。这个词语点燃的红色激情，如发动机驱动着前进的车轮。由此，经济指数比许多山峰都高；由此，这个词语是包含着速度和质量的词语，节节升高的词语，比许多词语都站得更稳。

六

扎西这个红色词语的身上全是金子，摸一摸，手上就会产生光芒；说出就是闪电，说出就是飞翔；多少人在挨着这个词语做梦，多少人在跟着这个词语发亮。因为这个词语汹涌，赤水河才从它的面前滔滔流过；因为这个词语崇高，乌蒙山才在它的身后更加巍峨。红，江山在红。

七

扎西这个红色词语，让我们认出了黑暗，我们不相信，太阳会被黑色的担架抬走。泰戈尔说：“信念是个鸟儿，黎明还是黝黑时，就啄着曙光讴歌了。”我们矮过，是你让我们高了起来；我们错过，是你反复把我们校正。被赤水河冲击后的我们，残留在骨缝里的杂质已被洗掉，我们的骨头重新“嘎嘎”作响；被细若神经的乌蒙山小路唤醒的我们，信念已从内心的山坳里冉冉升起！一滴水，让我们用尽一生去思源；一滴血，让另一枚太阳通体灿烂；扎西这个红色词语，自带中国红，红得很正。我们在红中，红到永恒！

抒发对云南的诗性表达

——“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”第三期活动侧记

本报记者 秦明豫 文/图

“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”系列文学采风活动于日前成功举行，来自全国的15位作家在4天时间里前往云南陆军讲武堂、扎西会议旧址、昭通大山包等地调研采风，留下了诸多关于云南的诗性表达。

作家团的昆明、昭通之行，既是激发创作灵感、体验宣传云南的过程，同时也起到了创佳作、共发展的多赢效果。在出发前举行的座谈会上，作家团成员围绕“云南印象”畅谈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。

诗人作家梁尔源来自湖南，湖南与云南都是“南”，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《彩云之南》，其创作者就是湖南人何沐阳，湖南与云南在红色文化方面有诸多共同点，梁尔源认为，新时代的诗歌不能晦涩难懂，而是要展示社会变革，深入群众生活，从而让群众爱上诗歌。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熊育群36岁从西藏芒康徒步进入云南，除了昭通，几乎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，这次采风算是把昭通的缘分也续上了。他说：“云南这块土地与我非常契合，这里有灵性的山水和人，涌现出许多充满灵性的艺术家，我认为最好的舞蹈就是孔雀舞。”

作家团一行来到翠湖畔的云南陆军讲武堂。1907至1935年间，云南陆军讲武堂共培养学生9000余名，平均30个毕业生就有1名成为将军，是当时我国军事学校的典范之一。

新军使用过的武器，革命起义过程中的机密文件，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时与步兵科同学的合影，叶剑英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获得的毕业证书……珍贵而鲜活的史料依次划过作家们的眼帘。对于拥有42年军龄的作家曹宇翔来说，这次采风更像是一个主动接受教育的过程，朴实勤劳的人民对他的教育，山川大地的包容对他的教育，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对他的教育。曹宇翔说：“纪律与服从是打胜仗的关键，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讲武堂先辈们用热血换来的，这种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将化为创作动力和灵感，引领我不断前行。”

作家团一行来到昭通市威信县扎西镇。1935年2月，中央红军长征首入云南集结扎西，举行了在党史、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扎西会议，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，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。

扎西镇庄子上村民小组曾是当年红军举行政治局会议的地方，位于河谷地带的庄子上村，依山坡而建，干净整洁，随处可见的红色墙画昭示着那段感人至深的长征岁月。沿红军当年走过的山路蜿蜒行进，这让作家田禾仿佛看见主席与红军战士们途经此地时的鲜活画面。田禾声音洪亮甚至有些颤抖地说：“当地老百姓的善良伟大令人动容，他们把最后一捧米、最后一床被送给了红军，有的还把唯一的孩子送去当红军，当我看到今天这里的老百姓都过上了幸福生活，感到非常欣慰。”诗人金铃子说：“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，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打胜仗，长征胜利，解放全国，之后又回到长征经过的地方，把这里建设好，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生活，这是一种怎样的使命初心，又是一个怎样的伟大壮举？”

作家团到昭通大山包和彝族六祖文化广场参观，感受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的相融共生。连绵不绝的大山包，如绿毯般延伸至天际，奇绝壮美的高山峡谷，云舒云卷，令人遐思。站在观景台前，作家们甚至能感受到风吹过护栏时产生的震动，感知到风经过松林时沙沙作响的轨迹，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持续撩拨着他们的创作神经。作家吴少东来自安徽，安徽有黄山，不乏云海、奇松、怪石，但在吴少东眼中，昭通大山包的景致包含了更多元素，不但有高山、草甸，湿地、黑颈鹤，还有奇峻的峡谷风光，这是他此前不曾见过的。

在距离昭通城区10公里的六祖文化广场，昔日6位彝族先祖曾在此地取水分支，将灿烂的彝族文化开枝散叶，现如今，这里已成为昭通市集彝族文化、生态美食、彝族歌舞、特色客栈等于一体的文旅融合新地标。在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王山看来，彝族六祖文化和大山包是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的典型代表。当地人的勇敢与无畏，笑看人生的幽默，敢担当的鲜明个性，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，这些都能够依次串联，成为此行激发作家们抒写云南的一盏明灯。

“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”系列活动第三期在行走与思考中结束。